

## 第十六回 張按院權內行權

詩曰：

機權慢道無人識，也有人先算我前。

然遇境窮非命拙，折磨應是巧成全。

卻說琪生出京，一路尋訪父母、小姐諸人音信。一日，私行巡至鎮江，與衙役陸珂、馬魁三人裝做客商搭船。同船一個常州人，忽問道：「列位可曉得按院巡到哪裡？」眾人回道：「聞知各府、縣去接，俱接不著。這些官員、衙役、吏民都擔著一把干係。」有的道：「他私行在外。」有的又道：「按臨別處。」總是猜疑，全無實信。

琪生也攔口說道：「我也聞說他出巡，已巡到常鎮地面，但不知他在哪個縣份？兄問他怎麼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我為被人害得父散子亡，連年流落在外。今聞得他姓張，是個極愛百姓的、不怕權勢的好官。故此連夜趕來，打情拼個性命，去告那仇人。」祝琪生道：「告的是何人？為著什事？」那人道：「若說起這個人，是人人切齒，列位自然曉得，料說也不妨。就是敝府一個極毒極惡，慣害人的無賴公子。姓邢，不知他名字，只聽得人叫他做『搥人髓』。」

眾人聽見是搥人髓，一船客人有一半恨道：「原來是這個惡人。告得不差。」琪生笑道：「這個名字，就新奇好聽，叫得有些意思。」那人道：「什麼有意思！他害的人也無數。我當日原做皮匠。有一女兒，好端端坐在家裡。只因家貧屋淺，被他瞧見，他就起了歪心。一日喚我縫鞋，將一隻銀杯不知怎麼悄悄去在我擔中，故意著人尋杯。我低著頭縫鞋，哪管他家中閒事；卻有一個小廝，在我擔中尋皮玩耍，尋出這只杯來。他遂登時把我鎖起，道我偷他若干物件。就將送到官，打一個死還要我賠他許多金銀。你道我一個皮匠怎有金銀賠他？竟活活將我女兒帶去姦淫。他的婆娘又狠，日日吃醋，倒不怪他丈夫，單怪我女兒，百般拷打。我女兒受不過磨難，就一索弔死。」

說到這裡，竟嗚嗚咽咽地哭將起來。祝琪生道：「怎不告他？」那人道：「還說告他！他見人已弔死，恐我說話，將屍骸藏過，倒來問我要人。說我拐帶他婢，要送官究治，我是個窮苦的人，說他不過，反往他方躲避。直到前月十六日，遇見他家逃走出來的一個小廝告訴我，才曉得情由。竟欲告他一狀，出口悶氣。」說罷又哭。琪生道：「事雖如此，風憲衙門的狀子也不是容易告的。還要訪個切實才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左右我的女兒弔死了。我在外也是死，回家也是死。不如告他一狀，就死也情願。」

眾人也對琪生道：「客官，你是外路人，卻不曉得這搥人髓造的惡，何止這一端？」又是某處占人田產、某處謀人性命、某處謀人妻女……，你一件，我兩件，當閒話搬出來告訴。琪生又道：「只怕這位朋友不告。若這位告開個頭，則怕就有半城人去告他哩。」琪生又問了那公子的住居，放在心上。也不在丹陽停留，就一直行到常州，依舊到碼頭上關帝廟去歇下。

和尚們齊來恭喜道：「張祝一向在哪裡，今日才來，就養得這樣胖了。」琪生支吾過來。遂走到殿上來看舊日詩句，只見又添了三首。上前去看，前詩如故。看到絳玉的驚道：「終不然她賣在這裡麼？不然何以到此和詩？若在此間，定然尋著她。」及看至婉如的，大驚大喜道：「你原來不曾死，喜殺我也。」又想到：「我想那家人決不哄我。這詩決是她遷家進京時題的，死於和詩之後耳。」

遂掩面號呼道：「我那苦命的小姐呀！你為我而死，叫我怎不痛殺。莫非你一靈不滅，芳玉子來，到此尋我悲痛一會？怪道絳玉也在此題和。自然俱是那時進京時節同小姐在此和的。可見棗核釘那惡賊在那路上，已留心進京賣她。絳玉也先曉得，故道『一入候門深似海』。可傷！可傷！」

想到此際，把那片尋訪熱腸又化為冷水。再看雪娥詩，就一發踴躍叫異道：「好奇怪！你也曾到這裡。可憐你身陷強盜，叫我哪裡跟尋你？只怪素梅姐姐，向日不在廟中等我，致你珠玉久沉海底。不知今日你還中此否？」心中就欲著人去訪。見天色已晚，只得忍住。一會又拍牆哭道：「我這些美人一個個的來此，俱有題和。怎詩倒都與我對面相親，人卻一個不見。我好痛殺也！早知你們俱到此間，不如在此寫疏頭過日子也好。如今只博得一個空官，要他何用。當初求籤曾許我中後重逢，哪知相逢的都是些詩句。原來菩薩、神聖也來哄我。」就越發鬧起，且大呼大哭。廟中和尚還道張祝出去這幾年，病還未好，今日舊病復發。

琪生苦得一夜不曾睡覺，次日老早就起來，只得且理眼前公務。先吩咐一個衙役滿城去訪鄒小姐消息，單著一個在廟中等候。自己妝做個相面的，竟來到邢家門首，只管在那裡走來、走去。那邢公子恰好送客出來，見這個人街上看著門裡，走過去復又走過來。遂著家人喚他進來，問道：「你貴姓？是做什麼事的？」琪生道：「在下姓張，相面為生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是一位風鑒先生，請坐下。學生求看看氣色。」

琪生也鬼談嘲笑看上一會，胡謔幾句麻衣相法，歎道：「可惜。」公子道：「在下問災不問福。有何禍福但請直言無隱。」琪生道：「在下名為鐵口山人。若不怪直談，請與公子一言。」公子以目注視琪生道：「原求直言，指示迷途，方可趨避。」琪生遂道：「目下氣色昏暗，印堂淚紋直現，當主大禍。」公子道：「可還有救否？」琪生搖頭道：「滯色沉重，甚是不祥。」

公子毫無溫意，笑道：「人力可以回天。學生只是自己修省，挽回天意，禍自消天。哪有個救不得的事？多蒙先生指教，相金自當奉上，還有便飯，敢屈先生到書房去坐罷。下次就做成個相與，可時常到舍間來，與學生看看氣色。」遂起身攜著琪生手，往後園來。

琪生暗道：「可見人言不足信。幸是來訪，不然幾乎害卻好人。以後便當細心，不可不察。」二人走進書房，公子與他閒談觀玩一番，又領他各處遊玩，領到一間雅致房子裡面坐下。那房甚然高深幽靜，料謝絕塵事，養高於此。再擺飾些花草書籍，儼似深山，竟是在城山人，一世可忘世務。琪生條地清涼，怡然自爽。公子道：「此處倒還雅靜，就在這裡坐罷。」就連喚家人，一個不在。公子對琪生道：「這些奴才一個也沒用。先生請坐，學生走一走就來。」

公子出得門檻。哪知家人俱在門外等候，皆是做成圈套，忙叫家人將房門緊緊鎖上，公子在門外冷笑道：「你道我有大禍。只怕我倒未必，你的大禍到了。你相自己還不准，還來相別人？」琪生在內叫道：「公子開門。在下還要趕做生意，怎麼開我？」

子又冷笑道：「你今生今世，休想出我此門。如今按院姓張，偏你也姓張。既是相士，卻單單望著我門裡走來走去，獨要相我，偏又相我甚是不祥？」琪生道：「在下委是相士。適來衝撞莫怪！」公子道：「你還要瞞賴！哪有相士有這等一個品格。我的相法還比你好些。我就開門，叫你死得心服。」就喚家人把門開了，將他身上一搜，卻搜出一顆印來。琪生啞啞無言。

公子大怒道：「你還要再抵賴麼？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是你來尋我，不是我去尋你。你既來訪我，自然不是好意。我也不得不先下手。」琪生哀求道：「既然被你識破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誓不害你。」公子笑道：「你好不識時務。我焉肯縱虎自傷？」遂將印帶在身邊，將琪生送進黑房，把門重重鎖上。笑道：「任憑你有兩翅，也不能高飛去了。」遂欣欣然同家人出去，再設法來送他性命。

琪生在押，房中烏黑，真正伸手不見掌。卻是公子有心起的一間暗房；開門則明亮如故，閉戶則霎明烏暗。不知有個什麼關捩子兒起造的，周圍插天高牆，也不知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在裡頭。今日琪生撞在裡中，料知必死。只是在內驚異。正是：

惡人未剪身先死，哪得雲間伸手人。

卻說絳玉在邢家終日告天求地，願求保佑再得與祝郎團圓、小姐相會。凡有月之夜，就到後園悄悄望月禱祝。這日正在園中拜月，耳邊阿阿聞得慨歎之聲甚是悽慘。暗想道：「我今日聞得公子討大娘喜歡，說做了一件大事。落後又聞得說『只得三更下手』，莫非又著個什麼人在此，要絕他性命麼？」遂悄悄走近暗房邊竊聽。忽然心動道：「這聲音卻像是我們鄉裡，又熟識得緊。」就低低問道：「裡面歎氣的是誰？」

琪生聽得外面人問，急道：「我是本省張按院，你是何人？快些救我，自有重報。」絳玉聞是按院，暗自躊躇道：「我在此間幾時是個出頭日子？不若救他出去。那時求他差人送我回家，與祝郎相會，豈不是一個絕好機會。」

籌算已定，便道：「我今救你出去，你卻快來救我。」琪生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快些開門才好。」絳玉就忙要救他，門又鎖緊。幸喜此房離內宅頗遠，不得聽見。絳玉見門旁有一石塊，雙手舉起，將鎖環盡力一下，登時打斷，開門放出琪生。趕到月下，兩人一見，各吃一驚。

絳玉連聲道：「你好像我祝郎模樣。」琪生喜道：「正是！你可是絳玉姐姐麼？」絳玉亦喜道：「我就是！」兩人喜不可言。琪生還要問她在此緣由，絳玉忙催道：「公子半夜就著人來殺你！有話待慢慢地講。你快些走脫，就來救我。若稍遲延，你我二人之命休矣。」琪生就不再言。絳玉急領他到後邊，開了後門，琪生飛也似奔到碼頭上來。此時才至黃昏，城門未關。

那陸珂、馬魁俱會在廟中。見月上甚高，老爺還不見回，不知何故也？一路尋進城來，恰好撞見。陸珂悄悄稟道：「小姐並無音信。」琪生喘息不已，對他二人道：「這事且待明日再訪。只是我今日幾乎不得與你二人相見。」二人吃這一嚇不小，忙問何故？琪生也不細說，同進廟中。即刻出個信批到府，著府、縣立刻點二百名兵，去拿邢公子全家家屬。

二人如飛，分頭至府至縣擊鼓。府、縣聞得按君在境，俱嚇得冷汗如雨。武進縣知縣就領壯兵去拿邢公子。知府與各官忙忙至關帝廟稟接。琪生只教請本府知府進去，各官明日到察院衙相見。

知府進去，琪生對他細說邢家之事。把個知府嚇得魂魄俱喪。琪生又道：「本院有個侍妾絳玉，失陷邢家。恐眾人不知，玉石俱焚。煩賢府與本院一行。」知府忙忙趨出，趕到邢家來。那些官員聞知按臺受驚，俱懷著鬼胎，沒處謝罪，也一哄來捉邢公子，並保護絳玉。

祝琪生待知府出去，就進後殿。只聽得和尚們交頭接耳，個個吃驚打怪地道：「誰知寫疏張祝竟做了按院？」正說時，見琪生進來，一齊跪下迎接。琪生笑道：「我還是舊時張祝，不消如此。」不一時，陸珂報道：「眾官又至。」

不知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